

火车总在午夜十一点经过道口,我住在道口东侧五十米的临江小区,那是我半年前刚入住的新居所。站在北窗前,可以看见千米之遥的远处,黄浦江平静而又浩浩汤汤地汇入渺茫无边的长江。道口却在我的楼下,一低头,茂密水杉夹着两条长长的钢铁色轨道。没有火车,因为是白天。它们仿佛只在午夜出行,二十三点过后,夜色笼罩的天幕下,它们用声音的方式告诉我,火车来了。

# 午夜列车

薛舒

千米之外的黄浦江边是一座近乎浩瀚的集装箱码头,那里矗立着无数辆伸展着巨臂的吊车,那里堆积着无数个庞大的长方形箱子。它们大多是橘红色的,也有铁灰色,它们方方正正的身体上涂着一些字母,我无法猜测字母代表什么,但我知道,它们有出处,它们也有归属。那些在午夜经过我家楼下的火车,把它们从出处运来,再运往我并不知道晓的远方的归处。

是,午夜火车并不载人,集装箱码头让货运列车有存在的必要,为了不妨碍白日里人类繁忙的生活与交通,它总是在午夜出现。天地间没有阻碍,天地间飞短流长的声色渐稀,货运列车的轰鸣声传来,传到失眠人的梦外。

午夜十一点,我总是用我的耳朵清点每一节车厢。火车轮子碾压铁轨,演奏出某种粗略而又单调的旋律,徐步而来的四四拍,如歌的行板,每四个小节出现一次切分音符,那代表某一段铁轨上正碾压过车厢的接口。十六个切分音后,旋律渐渐远去。我并不知道那一列拖载着十五个集装箱的火车,它将开向何方,但我知道,那些连接成一条长龙的橘红色或灰蓝色方盒子是十五个,剩下的那一个切分音符,属于火车头。

火车如期而来,而后,渐行渐远,每一夜,同一时刻。有时候我会想,午夜的列车永远都在那个时刻开来,以及开走,那是不是意味着驾驶着火车的司机永远只上夜班?

这么想的时候,心里便泛起浪漫的哀伤。午夜的列车并不会自动从码头启程,也不会自动开往远方。总有一个人,要注视着铁轨前方迎面扑来的黑夜,而后,沉沉地坠入它,深澈而无边无际。一米之外的道边水杉与它擦身而过,五十米外那个用听觉清点车厢的人,与它擦身而过。午夜列车,把时光开进更深的夜,四四拍,每四个小节出现一次切分音符,它们摇曳着来,摇曳着把我送入梦乡。

早晨醒来,天光照亮了时间,两百米外的中环高架上车来车往,五十米外的道口,只有人声和汽车声。那是不被黑夜青睐的白昼喧嚣,它们杂乱而又清醒,它们压根不愿意记得,在这个道口,在此地,午夜的列车如何义无反顾地驶入黑暗,就像流星驶入夜空……

据说,千米之外的集装箱码头将在三年后被国际邮轮港替代——这是小区物业管家说的,他总是画一个饼,来给投诉午夜列车打扰了夜寝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欣喜与忧伤在那一刻同时涌出。四四拍,如歌的行板,当它不再奏响的时候,我将得到平静的梦与夜眠。可是,那段节奏单一的旋律,以及那一抹即将被替代的流动的钢铁色,也将永远消逝在最后一次夜行中吧?

对了,还有那个驾驶着午夜列车的司机,会不会与我一样,在最后一次驶入深沉的黑夜时,欣喜与忧伤同时涌出?



转眼蛇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可春节前忙忙碌碌和家人为过节做准备的热热闹闹情景却似乎还在眼前。其实,说起来也都是些日常的小事,像好好打扫一下卫生,买一束含苞待放的水仙花,等着春节开放后观赏和闻香;再花时间整理整理一年来堆放得到处都是的各种书籍,让家里的每个房间恢复原来的功能,不至于每个房间都变成书房;还有就是打开朋友送的彤彤的春联和福字,欣赏一下,找个地方贴一贴。以前做这些琐碎的事情,我都觉得很麻烦,或者很不耐烦,总是觉得都是些浪费时间的“杂事”,可今年春节前上海的天气不仅不像往年一样阴冷潮湿,让人缩手缩脚,反而每天都是阳光明媚,天空湛蓝,竟然让我在做这些之前嫌烦的杂事的时候不仅不烦,反而感到有些兴致盎然。

这不禁让我自己也觉得意外。因为我这次做这些生活中的杂事,不仅很认真,而且还很“当真”,而我之前是从不把把这些生活里的杂事当作“工作”来看待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

得,只有在做和自己职业相关的事情才是工作,而生活中其他的事情都算不上正事,所以总是看成负担,敷衍了事,甚至不了了之。比如,就我自己来说,因为是做大学老师的缘故,总觉得只有在教书、写作和阅读时才是在做一本正经的“工作”,做别的事情似乎都是对工作的干扰,是在不务“正业”,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有时不仅不愿意做,还一做心就烦。

如今或许是人过中年的缘故,忽然觉得,除了把工作当作工作之外,生活里的杂事也可以当作工作,或者说,生活同样值得用工作的态度来认真对待。云门禅师曾说“日日皆好日”,也许,我在这里用“事事皆工作”也不为过。因为人活着,总是要靠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可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工作才是工作,才可以给人带来乐趣,那些生活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琐事、杂事,如果以工作的态度来认真地处理,一样可以得到同

## 事事皆工作

张生

可知。

可能正是因为改变了对于工作的态度,我这个“花盲”看到家里栽在花盆里的水仙时,不仅没像以前一样视而不见,还特地上网查了一下水仙的来历。真是不查不知道,原来水仙是大约唐代时,从域外传到中国的江陵地区的,而“水仙”的得名竟然与屈原有关。因为屈原常在水边走,当地人以“水仙”称之,所以当这种异域的奇花传来之时,人们发现它天性喜水,有水即可成活,就用屈原的爱称“水仙”来称呼这种花了。而水仙的原名就是“纳西索斯”(Narcissus),想必大家都知道,它得名于希腊神话里那个著名的美少年纳西索斯,他因为拒绝他人的求爱而受到了复仇女神的诅咒,转而疯狂爱上了水中自己的影子,最后他却因求之不得自尽而死,而水仙花就是他死后的化身。也因此,纳西索斯成了

那些正经的工作一样的乐趣,甚至给人带来更多的乐趣也未可知。

西方文化中“自恋”的代名词。和纳西索斯一样,屈原也是个“自恋”的人。这也非空穴来风,从他的诗里对自己的装扮的描述也可以看出一斑,他好奇葩,戴切云高冠,携陆离长剑,佩明月夜光珠和宝璐美玉,更是“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香花美草来装扮自己、比喻自己。而他的死,似乎也与纳西索斯有相似之处,都与水有关,因此把屈原当成中国的纳西索斯或者“自恋之神”也未尝不可。

当然,这只是我摆弄家中植物时得到的一个有趣的联想而已。

如此想来,生命本身何其丰富,时间本身又是何其多元,岂是一个工作所能涵盖得了的。正如曲径通幽的花园会把我们带向不可知的风景,那因历史和文化的悠久变得多岐的时间也可以把我们带向不可知的心境。其实,我们生命正因忽然旁骛而丰富,我们的时间也因偶尔分岔而增多。

也许,这就是每件事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工作”的原因吧。



日日是好日 (摄影) 祝平

## 日日是好日

祝平

我看到一朵红莲已经半凋,小小的黄色花托清晰可见。旁边的几茎荷花,或者还处在盛放阶段,重重叠叠的花瓣裹住了花托,或者花瓣已经落尽,花托已经长成小小的绿色莲蓬,让人期待清香饱满的莲子。平时我只注意了红莲的明艳或白莲的圣洁,没有注意过花托的美。那黄色比嫩嫩的鸡蛋羹的黄多了几分娇

## 芙蓉花与鱼眼睛

周春梅

《红楼梦》中,据说黛玉对应的花是芙蓉。此芙蓉究竟是陆上的木芙蓉,还是这水中荷,学者们争论不休,各有依据。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芙蓉花都花型硕大,而非小巧淡雅,与黛玉水墨画般的超逸气质似乎不相符。也许曹雪芹取的是《爱莲说》中所写的莲之高洁,

## 会与不会之间

施之昊

物,时间长了对这些文物也有了一种似懂非懂“感觉”,我称之为“会与不会之间”,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遂请篆刻家为我刻“会与不会之间”印,作为闲章。写字画画作为我平时读书之余事,因缺乏长期训练,很难说自己“会”,但总有几分艺术上的“感觉”,所以作品上用这方闲章应该十分贴切。

诗词我是不会写的,但是读了一点古诗词,总有一点“感觉”,也算“会与不会之间”。网上看到几位朋友写的诗,不管是绝

句还是律诗我都一读过,总想品评一番,也尝试分出伯仲。我想起白居易、李商隐的诗,也想起杨万里、陆游的诗,再看看龚自珍、朱彝尊的诗,对照着朋友圈里见到的,我就大约能分辨格调,评出高下。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唐代及之后各个时代诗风的不同,也大致能看出朋友们写的诗之本,找出脉络,并且体会到“取法乎上”的道理。

看京剧有很长时间了,我知道票友就是自己会唱,戏迷则是喜欢看而已。我属于听多了自己就能唱的那种人。就像人家看日剧、韩剧时间长了,我也会讲日语和韩语一样。我觉得自己的方法比较正确,包括咬字和声腔都把握得比较准。不过若进一步要求,不会拉胡琴,但至少能打板,以前在逸夫舞台听戏,喜欢坐二楼楼座,看到楼下总有人在听戏的时候,和着节奏在座位上打板,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学着,现在基本能把握原板、慢板等板式的节奏掌握,不过有时也会出错。这大概是另一种“会与不会之间”。

还好自己没有做“专家”,那要钻进去,我并没有这股劲。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都是自古以来文人之闲情偶寄之所在,想起古人所云“不读无用之书,何以遣有涯之生”。这样,“会与不会之间”这个理论也有了依傍。齐白石说画画“不像则欺世,太像则媚俗,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我说生活之爱好,太会则执迷,不会则无趣,贵在“会与不会之间”。

## 十日谈

绿色生活 责编:沈琦华

一来一往的交互中,环保的价值已经远超自带杯行为所带来的实惠。

当春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对面新建高楼的窗户反射到我家北面厨房窗外,那架架上的两盆竹子,舒展着身子拥抱旭日的时候,我总是先用一脸盆刚洗过菜的水给两个花盆“喂水”。而这洗菜的水,便是头天晚上洗澡时从热水器里放的冷水,这一举两得的事,便是一天生活的开始。

绿色生活与环保、低碳是近年来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加入到这场既轰轰烈烈又静悄悄的绿色行动中去。你看,上海在全国率先发起的“垃圾分类”,二十年来搞得如火如荼;小区晨跑者的脚下不再是塑胶跑道,而是由回收轮胎制成的环保步道;马路人行道的地砖是吸水型材料,可以让雨水更好地渗透地下而不使地面沉降;新能源车崛起后,充电桩数量在逐年增加;路途不远的上班族选择骑共享单车通勤;年轻白领们带着可降解饭盒走进写字楼……春芽破土时,这些城市地标的变化和

市民节能意识的转变,犹如万物互联的生态智慧,正见证着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

当然,要让城市居民突破传统生活方式的桎梏,必须从我们每个人自我做起,从生活的细节做起。首先,把绿色环保看作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

我从小居住在棚户区,那时生活的清苦造就了居民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习惯:淘米水洗菜,洗完菜浇花;衣裤破了缝上补丁,最后实在不能穿了,撕下糊上浆糊晒干做布鞋底;牙膏用完剪开皮刮一刮还好用两三次;坏三夹板裁下后做台灯底座;废旧车钢圈与旧木板自制小圆台面;笔套坏了的圆珠笔芯用线绳绕圈继续写字;塑料风凉鞋后搭襻断了,剪掉多余部分当拖鞋……这些虽然是受那个年代物质

匮乏与收入低微的制约,但“废物利用”的作风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至于我至今还保持着“不浪费”“不暴殄天物”的理念与行为。

但是,我们必须得理解“克勤克俭”并非“做人家”,而是要想到,提倡低碳与造福后代的关系。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有些小家电或日用品旧了坏了,再小修小补可以延续使用时,会被周围人说“噤节约做啥?扔掉算了,现在又不缺钱,与其修修补补麻烦,还不如买新的干脆”。实际上,他们没认识到,“勤俭”是环保的基础,跟“做人家”“节约”是两码事。如今,人们大多经济殷实、生活富裕、不愁吃穿,谈不上把还能利用的东西扔掉“舍不得”,而是浪费不得,更是暴殄天物不得!“艰苦奋斗”,这个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能丢失。更

深层次来说,物品再生也是为了节省资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生态资源是有限的。即使你有钱,也不能任意糟蹋物资,钱是你的,可资源是全人类的。当每一样东西被“物尽其用”时,资源才能被人们充分地享受,并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春风拂面,当我们行走在环保、低碳的足迹里,想一想是否让晾衣绳上的衣物在暖阳中舒展而取代烘干机的轰鸣声;是否让带着露水的新鲜蔬菜躺在菜篮或重复使用的帆布袋里……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正在重塑固有的思维。它似绿色觉醒的交响乐,奏响着低碳生活之歌,其中的华彩乐章,就是在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契约中,领略与地球和谐共生的永恒之春。

